



课程与教学研究 | 研究论文

“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全球术语混乱

蒂莫西·林奇和格雷戈里·J·苏库普

Cogent Education (2016), 3: 1217820



课程与教学研究 | 研究论文

“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 全球命名混乱

蒂莫西·林奇¹和格雷戈里·J·苏库普²

收到日期:2016年6月17日

接收日期:2016年7月25日

*通讯作者:Timothy Lynch,普利茅斯大学普利茅斯教育学院,普利茅斯PL48AA,德文郡,英国。电子邮箱:

timothy.lynnch@plymouth.ac.uk

审稿编辑:

韦恩·厄舍尔,格里菲斯大学
澳大利亚

文章末尾提供了更多信息。

摘要:体育教育 (PE)是代表该教育学科的传统分类名称。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被认为是一个涵盖健康维度的综合性名称,近年来已被世界各地的教育系统广泛采用。因此,可以说教育工作者经常将PE和HPE互换使用,认为它们含义相似。这在国际上可能会造成混淆,因为从历史上看,PE和HPE代表着不同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论述和意识形态。在PE和HPE这两个名称使用上的模糊性中,“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等新的术语应运而生。本解释主义研究旨在探究与PE相关的术语对实践者而言是助力还是阻碍?研究参与者被问及一个关于体育教育术语的开放式问题。收集到的数据经过分析,结果证实实践者确实存在困惑。有人认为,儿童首先应该接受“体育教育”;因此,教师和学生必须具备扎实、清晰、全面的高质量体育基础。

关于作者

蒂莫西·林奇是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一名小学体育教师和研究员。他目前担任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和舞蹈理事会 (ICHPER-SD)大洋洲地区副主席。

格雷戈里·J·苏库普 (Gregory J. Soukup, Sr.)是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圣体大学运动机能学系的教授。他是多个体育教育和运动相关组织的活跃成员,包括美国体育与健康教育协会 (SHAPE America)、美国体育与专业教育协会 (NASPE)、美国体育与专业教育教师协会 (NASPSPA),并且是国际体育与运动教育协会 (ICHPER-SD)的终身会员和北美秘书长。ICHPER成立于1958年,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NGO),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奥委会 (IOC)的正式认可。

这些研究人员曾在欧洲、大洋洲、中东和北美等地任教,并在世界各地进行过演讲。

公众利益声明

体育教育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本研究调查了体育教育领域众多标签给从业者带来的困惑。世界各地用于指代体育教育的名称包括:体能素养、健康素养以及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文献表明,许多教师在体育教学方面缺乏信心和能力,因此采取回避策略,最终导致学生受损。当各种标签 (而非新概念)被引入时,教师们的困惑会进一步加剧。本研究旨在为全球体育教育领域的改进积累知识。报告以实证证据为基础,弥补了许多新标签所缺乏的实质内容。研究以证据为基础,它并非一场游戏或运动,谁的呐喊声最大或推特发帖最多谁就获胜。

研究建议指出,儿童首先应该接受“体育教育”。

因此,扎实、清晰、全面的高质量体育教育基础对于指导从业者和学生至关重要。



蒂莫西·林奇

学科:教育;卫生和社会保健;医学、牙科、护理及相关健康科学;
体育与休闲

关键词:体育;体能素养;健康;健康素养;健康与体育;课程实施;全人教育;福祉;术语;教育政策

1. 引言

对过去的探索表明,体育教育 (PE)受到了两种哲学的影响:(1)将身体视为客体;(2)将人视为整体;身体、思想、精神和健康。
要理解这两种哲学影响,就必须认识到教育是社会建构的,因此语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文献表明,在历史上,体育课有时扮演着训练身体的角色,将身体视为客体。这种将身体客体化的现象发生在“当一个人 (和女人)能够像看待物品一样看待自己的身体时”的社会中。

(Broekhoff, 1972,第88页)。Kirk将这一概念描述为“一个有用且受控的身体,它具备适当的技能和能力,能够满足任何特定社会可接受的社会行为标准,并在经济体系中做出生产性贡献”(Kirk, 1993,第13页)。影响这一理念的其他体育教育话语包括军事、科学、健康和运动,这些话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包括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健康主义、个人主义和中层主义 (Colquhoun, 1991,1992 ; Hickey, 1995; Kirk, 1992; Kirk & Twigg, 1993; Scraton , 1990; Tinning, 1990; Tinning & Fitzclarence, 1992; Tinning,Kirk & Evans, 1993)。其中,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无意间习得知识和态度 (Kirk, 1992)。此类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有所问题的,因为它们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Kirk, 1992)。

社会文化方法的引入标志着体育教育理念的转变,并引入了“整体性”话语。这种整体性观点受到包容性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世界某些地区被重新命名为健康、全面和体育教育 (HPE)。这种转变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但最近一次是作为一种复杂的反驳话语出现,旨在对抗那些与“身体作为客体”哲学相关的观点。这种“全人教育”的观点“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的批判教育家和教育学的影响”(Cliff,Wright和Clarke, 2009,第165页)。

这种整体性论述对体育教师和学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关注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这与几乎完全将健康责任归于个人及其决定的观念截然相反”(Cliff et al., 2009, p. 165)。这种论述改变了人们对身体的认知,不再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人”;包括身体、心理、精神和福祉,以及它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怀特海德 (Whitehead,2010)在哲学上将体育教育中的这种转变分别称为“二元论”和“一元论”,但他更倾向于使用“素养”而非“教育”一词。

在英国,体育教育协会 (AfPE)将体育定义为:

学校课程安排时间内开展的、有计划的、循序渐进的学习,面向所有学生。这包括“学习运动”(即提高身体机能)和“运动学习”(例如通过运动学习,掌握一系列超越体育活动的技能和理解,例如与他人合作)。学习的背景是体育活动,孩子们体验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体育运动和舞蹈。(2015)

根据这一定义,体育教育显然是指在校期间进行的、以身体维度为基础的渐进式学习。然而,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和舞蹈理事会 (ICHPER-SD)认为,体育教育不应局限于上午9点至下午3点的上课时间或5至18岁的年龄段:

受过体育教育的人已掌握进行各种体育活动所需的技能;身体健康;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了解参与体育活动的意义和益处;并重视体育活动及其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贡献。(美国国家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1992;引自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与舞蹈理事会 (ICHPER-SD) , 2016)

怀特海德选择“体能素养”而非“体育教育”一词,似乎是基于特定语境而非普适的,这在国际上也受到了质疑。麦肯齐和朗斯伯里 (2016,第1页)问道:“名称有何意义?体能素养难道只是换了个名字的玫瑰吗?”

此外,他们还建议:

国际体育活动/健身专家对“体能素养”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如果连专家都对体能素养的概念感到困惑,那么普通民众和政策制定者又该有多么迷茫呢?许多人本来就难以区分“体育活动”、“体能”和“体育教育”等术语,如果再增加一个新词(体能素养),只会加剧这种混乱。

然而,这种术语混淆现象在怀特海德的祖国英国也存在,格里格斯 (2015 年,第 3 页)指出,“在公共政策领域和更广泛的世界中,‘健康和福祉’的定义、用法和功能仍然存在很大的歧义”。

在体育教育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各种话语和意识形态不断演变,其中许多已被贴上标签并融入体育教育体系。近年来,一些与体育教育相竞争的术语出现,用来指代新的话语、意识形态或理念,例如“健康素养”(HL)和“体能素养”(PL)。正如上文所述,文献已指出这可能会给教师和学生带来困惑 (Corbin, 2016; Griggs, 2015; Lounsbery & McKenzie, 2015; McKenzie & Lounsbery, 2016)。

在近期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课程发布之际,柯克建议教育工作者“从过去汲取经验教训,以应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Hickey,Kirk,Macdonald 和 Penney, 2014,第 184 页)。本研究探讨了过去和现在,并就“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健康素养”(HL)和“体能素养”等术语的一致性提出了未来发展方向。

(PL)。实证研究考察术语的一致性和清晰度对从业者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为了更好地理解体育教育相关术语的过去和现在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哲学和实证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了三个主要的基本主题:

- 起源:最初是体育教育。
- SHAPE America:体育教育、健康体育教育还是体能素养?
- HPE 是全球理想的合作伙伴。

2. 文献综述

2.1. 起源:最初是体育教育

纵观历史,自文明曙光初现,原始人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大量的体力活动 (Duncan & Watson, 1960)。在古代,斯巴达人非常重视体育锻炼,他们的体育锻炼由国家监管,并根据年龄确定,男女老少都接受类似的锻炼 (Phillips & Roper, 2006)。然而,体育锻炼在哲学层面上的意义远不止于身体层面。

2018.218.251]

雅典人最早认识到身体素质对其他健康维度 (包括智力、情感、社交和精神)的促进和影响。与雅典人类似,罗马人也认识到体育锻炼对生活质量的益处,但罗马人更倾向于较为温和的运动方式 (Phillips & Roper, 2006)。可以说,古代雅典人和罗马人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与今天的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类似,都是为了培养身心健康,并将其融入到健康的各个方面。

在健康与体育教育中,学生将获得知识、理解和技能,以帮助他们增强韧性,培养强大的自我意识,建立和维持令人满意的关系,在健康和体育活动参与方面做出有益健康的决定,并发展健康素养能力,从而提高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和福祉。(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ACARA), 2012 年,第 2 页)。

惠普概括了HPE理念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密切相关之处。
 “幸福感”;一种对自己感觉良好的状态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2014)。

过去,古希腊的理想“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Mens sano incorpore sano)强调了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这份公报着重强调了以教育为基础的综合战略健康方法的重要性,并重视健康和体育教育者的作用。(Whipp, 2015,第111页)

整体性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并非教育领域的新概念,但近年来,人们更加重视该学习领域在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方面的贡献,以及身体维度在儿童福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欧洲体育教育评论中已有多篇论文探讨整体性HPE;例如,其中大部分来自澳大利亚,最早可追溯到1998年Penney的研究。同样,加拿大一项近期开展的、分析以健康积极生活方式为重点的体育课程的研究表明,“需要重新审视以健康和福祉为导向的课程的意义”(Kilborn、Lorusso和Francis, 2016,第38页)。因为尽管只有少数课程文件“明确承认社会文化视角,但许多 (如果不是大多数)课程文件在其学习目标和内容中融入了社会文化视角的各个方面”(Cliff等人, 2009,第169页)。

公元二世纪,盖伦剖开人体时,人体客体化的过程就已显现。盖伦并不认为自己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只是他所相信的 (Kirk, 1993)。列奥纳多·达·芬奇 (1452-1519)是第一个对肌肉及其功能进行精确描述的人,但他的著作直到十八世纪末才得以发表 (Broekhoff, 1972)。1679年,博雷利以机器的比喻来解释人体,并“为理性化的体育锻炼体系的出现铺平了道路”(Kirk, 1993,第14页)。

在中世纪,爱丁堡公学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时好时坏,而天主教会欧洲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教会“渗透到文化的方方面面 学术、政治、经济,甚至个人的私人生活”(Mechikoff & Estes, 2002,第104页)。尽管爱丁堡公学有时并不得到教会的支持 (Lynch, 2004),但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圣多明我 (1170-1221)、圣托马斯·阿奎那 (1225-1274)和教宗庇护二世 (1405-)都曾倡导过爱丁堡公学。

1464) (Feeney, 1995)。这种与教会的联系加强了体育教育与健康精神层面之间的关联 (Lynch, 2015c)。当今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确保以高质量的方式提供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课程,可以充分发挥灵性方面的潜力”。

(Lynch, 2015c,第 217 页)。

欧洲对体育学科产生了巨大影响。意大利教师维托里诺·达·费尔特雷 (1378-) 1446 年,他首次将整体体育教育引入学校课程,作为培养“理想公民”的必要组成部分,涵盖身、心、灵三个方面 (Phillips & Roper, 2006)。另一位欧洲教育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古茨穆特斯 (1759-1839)因其体育教育的专业化而备受赞誉。当时的德国与瑞典和丹麦一样,主要将体育教育视为军事训练。因此,重点在于……

体育课注重的是操练和锻炼,注重的是强制、纪律和控制,而不是乐趣 (Kirk & Twigg, 1993) 。GutsMuths在德国施内普芬塔尔教育学院制定了一套体育课程大纲。

该课程大纲成为体育教学的平台,主要包括体操 (Phillips & Roper, 2006) 。瑞典的佩尔·林 (1766–1839)是第一个推广体育教育医学益处的人,他经常将体育教育与科学论述联系起来,并提倡体育教育的各种健康维度。

在近代晚期,自19世纪中期以来,代表民众利益的管理机构 (也称为组织)数量激增。威廉·G·安德森被认为是如今的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 (SHAPE America)的创始人,他于1885年创立了该组织。2014年,美国健康、体育、娱乐与舞蹈联盟 (AAHPERD)的理事会更名为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 (SHAPE America) 。这是AAHPERD自最初成立以来第七次更名,其前身是体育教育促进协会 (AAPE) (Yang, 2015) 。自Per Ling时代以来,体育教育取得了显著发展,并且 “在许多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 (Kirk, 2013,第974页) 。

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体育教育,考虑到柯克 (Kirk)所指出的发展趋势,以及协会代表着不同人群这一事实,我们不能忽视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与舞蹈理事会 (ICHPER-SD)的影响。尽管体育教育领域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代表机构,但ICHPER的影响力不容忽视。ICHPER的成立旨在让教育工作者 “能够在国际层面上开展合作……该协会不代表任何单一国家、体系或体育教育方法” (Hircock, 1988,第73页) 。

ICHPER-SD由AAHPERD (美国体育、健康、娱乐、运动与舞蹈协会)发起,该协会于1958年在意大利罗马成立,首届ICHPER世界大会的主题是 “儿童健康与学校” 。大会的主题表明,体育教育的健康维度得到了推广。科尔宾 (Corbin)认为,这在当时是一致的, “ ‘新体育教育’ 的核心是全人教育” 。

(Corbin, 2016 年,第 14 页) 。

ICHPER-SD 对世界许多国家产生了影响,并认可了与雅典人相似的健康、体育和娱乐 (HPE)理念。其中一个直接影响体现在 1970 年于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 ICHPER-SD 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洋洲举办的世界大会上。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理事会 (ACHPER) 的前身是澳大利亚体育教育协会 (APEA),更名正是 ICHPER-SD 大会的直接成果。正如 Kirk 和 Macdonald 在会议报告中引述的那样: “大会表明 ‘我们澳大利亚现在已成为国际舞台的一部分’ ,或许正是通过 ICHPER 建立的这种国际联系统感,以及大会的巨大成功,促成了澳大利亚接受这一名称” (1998,第 6-7 页) 。1970 年 ICHPER 世界大会决议的十项要点中的第一项就体现了其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1)健康、体育和娱乐是相互关联且密切相关的领域,应该为了社区的最大利益而进行协调 (国际健康、体育和娱乐理事会 (ICHPER) , 1971 年,第 189 页) 。

此外,正如 Kirk 和 Macdonald 所引述的,Elaine Murphy (1988-1993 年 ACHPER 全国主席,以及 ICHPER-SD 大洋洲副主席)指出: “我们对体育教育的描述并不充分,因为健康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加入这些词语,否则他们认为体育教育的定义过于狭隘” (1998,第 7 页) 。ICHPER-SD “也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作,以启动和加强学校及高等教育机构的项目和领导力” (Kane, 1989,第 107 页) 。虽然 ICHPER-SD 如今仍然是 SHAPE America 的一个分支机构,总部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但它独立管理和运营。

有证据表明,整体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理念自雅典时代以来就已存在和发展,并在二十世纪蓬勃发展,尽管当时它被称为 “体育教育” 。

罗宾斯、鲍尔斯和伯吉斯提出了健康的七个维度 (HPE理想) ,称为:

2018.218.251]

健康:身体、智力、情感、社交、精神、环境和职业健康。

此外,“这些维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011,第9页)。研究表明,“所有学校都应该重视体育教育,因为它能够以整体的方式提供各种机会”(Lynch, 2015c,第217页)。纵观历史,体育教育一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它始终被用来代表多种话语、意识形态、哲学以及运动发展的各个方面。例如,直到1979年(vii),齐格勒才指出“一些权威人士现在认为‘运动’一词与‘体育教育’一词是分离的,或者说是不同的”。

2.2. SHAPE America:体育教育、健康体育教育和体能素养?

在2015年3月17日至21日于华盛顿西雅图举行的第130届美国SHAPE全国大会暨博览会上,“PE”(理想体型)和“HPE”(健康体型)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频率相当。有人认为,“SHAPE America”这个缩写隐含地支持理想体型,或者说支持所谓的“健康主义”理念(Tinning, 1990)。然而,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任何体型,而且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缩写与体型根本无关;正如2016年大会暨博览会的主题“新理念成形”所表明的那样。

证据表明,该缩写代表“健康与体育教育者”(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ors)。在一个名为“政策成功蓝图”的项目中,许多教育工作者潜意识里都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浮出水面,促使作者们思考:对于体育教育(PE)和健康与体育教育(HPE)之间的区别,是否存在普遍的共识和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在这次内容丰富的演讲中,来自西雅图公立学校公共教育总监办公室的邓恩和韦德金德-拉科兹结合自身情况,对相关政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在美国,各州自行制定教育政策和实施课程。虽然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但有一个名为“综合学校体育活动计划”(CSPAP)的全国性体育活动和体育教育框架。该框架由多项国家倡议支持,包括“动起来!活力校园”(LMAS)、“总统青少年健身计划”(PYFP)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州公共卫生行动计划”。另一项州级倡议是……

“最健康的下一代(HNG)”,这是华盛顿州卫生部的一项倡议。

《国家体育活动和体育教育框架》在术语或组成部分中并未提及“健康”一词,其涵盖了课前课后体育活动、家庭和社区参与、教职工参与、校内体育活动以及体育课等内容。然而,与加拿大类似,该框架显然受到了健康教育的影响(Kilborn等人, 2016),这体现在其支持的国家倡议中,例如“动起来!活力校园”(LMAS)、“总统青少年健身计划”(PYFP)、“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州公共卫生行动计划”以及“最健康的下一代(HNG)”。此外,西雅图公立学校的《体育教育政策》(第2185号)也强调了健康的重要性,并指出:“西雅图教育委员会的政策是,体育教育是学校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旨在促进学生的健康、福祉和学习能力,并减少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不平等”(2014年,第1页)。包罗万象的HPE命名法的另一个例子是2015年10月28日至31日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SHAPE America会议的标题:“为21世纪学校培养HPE专业人员”。

由于“体育教育”(PE)和“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这两个术语含义模糊,一些新术语应运而生并逐渐被接受,以代表和取代体育教育的原始含义,其中之一便是“体能素养”(PL)。科尔宾指出,PL并非新术语,早在20世纪初和50年代末就有人提及(2016,第15页)。PL早期的定义指的是读写能力(科尔宾, 2016),但“广义而言,‘素养’意味着接受教育”(理查兹, 2016,第1页)。体育教育过去一直被誉为“通过身体活动进行教育”。

(Corbin, 2016,第14页),因此,“读写能力”和“教育”这两个语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Lounsbery & McKenzie, 2015) 。在许多国家,小学的课堂教师通常负责体育课的实施,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缺乏信心、能力和时间 (Dinan-Thompson, 2009; Griggs, 2012; Lynch, 2013) 。令人担忧的是,围绕 “读写能力”和 “教育”等术语的混淆可能会进一步阻碍教师通过体育进行教育的能力。“我们加起来花了6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改进体育教育的方法,我们相当肯定,采用一个新的标签并不能解决阻碍体育教育发展的障碍。”

(McKenzie & Lounsbery, 2016 年,第 2 页) 。

科尔宾警告不要使用诸如体能素养、健康素养、游戏素养、运动素养和体育素养之类的术语;“如果 ‘体能素养’这一术语的预期益处之一是提高公众意识,那么就必须澄清体能素养与其他 ‘素养’之间的关系。用许多不同但又相关的术语淹没公众,似乎会让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都感到困惑”(科尔宾, 2016,第19页) 。朗斯伯里和麦肯齐 (2015,第143-144页)也支持这一观点;“追随普通教育的趋势并频繁改变我们的关注点是造成体育教育混乱的原因。我们告诫业内人士不要盲目跟风使用 ‘素养’这一概念。事实上, ‘受过体育教育’和 ‘识字’这两个术语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体能素养 (PL)令人困惑之处在于,它通常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但脱离体育教育 (PE)就无法定义或存在。简而言之,体能素养就是体育教育 (Kirk, 2013) 。Kirk将体能素养描述为 “一种关于体育教育的哲学立场” (2013,第 975 页) 。这种立场与体育教育中的整体性论述相关,并植根于一种包容性的理念之中。因此,体能素养的许多特征并非新颖,而是借鉴自体育教育,特别是与 “高质量体育教育”和 “终身体育教育”相关的文献。例如,在世纪之交,美国出现了大量文献,描述了一种名为 “新体育教育” (Boss, 2000)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最早于 1959 年在美国提出 (Corbin, 2016) 。“新体育”也被称为 “优质体育”,其新体育课程强调教师应采取社会批判视角,“以理解 ‘新一代孩子’和 ‘新时代’的背景” (Tinning, 2004,第251页) 。2001年,Pangrazi在其第13版著作中阐述了优质体育课程的基本要素:

- 以内容标准 (课程)为指导;
- 以学生为中心,符合学生发展阶段;
- 以体育活动和运动技能为核心;
- 教授管理技能,培养自律精神;
- 促进所有学生的融合;
- 强调学习方法正确性而非结果;
- 促进终身个人健康;
- 培养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并促进多样性 (2001 年,第 18 页) 。

博士论文文献综述 (Lynch, 2005)将高质量的体育教育描述为:一个终身的过程;虽然体育是这种方法的核心,但它并不局限于学校的边界;优先考虑健康;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包含高质量和多样化的体育学习机会和指导;需要热情、自信和称职的教师;重要他人对孩子的活动表现出兴趣;儿童拥有积极和鼓励性的身体和社会体验,使他们能够对体育活动产生乐观的看法和动力 (自信和态度) ;基本运动技能 (FMS)在学校早期得到发展;符合发展规律;课程和计划引人入胜且令人愉快;课程具有包容性,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取得成功 (能力) 。

建议采用以下策略来实施包容性体育教育:布置开放式任务,让孩子们能够根据自身能力不断进步;以及调整传统的团队运动,使团队规模更小,让每个人都有更多机会练习技能。

(Boss, 2000,第4页) 。Alderman、Beighle和Pangrazi (2006,第42页)推荐的其他策略包括:“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调整技能和活动,并允许……”

鼓励学生调整活动;并为每位学生提供最佳挑战”。Alderman, Beighle 和 Pangrazzi 在2006 年描述的高质量体育课 (新体育课)的目的和益处是:“促进内在动机,增强对身体能力的感知,并创造一个以掌握为导向的环境,将增加学生对体育活动的乐趣”(第 41 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将优质体育教育定义为:

运用肢体动作能力来构建思维、表达情感和丰富理解。
 通过竞争与合作,学习者能够理解规则结构、惯例、价值观、绩效标准和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并赞赏彼此不同的贡献,同时也能体会团队合作的挑战与益处。此外,学习者还能理解如何识别和管理风险,如何完成分配的任务,以及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学会如何应对成功与失败,以及如何将自己的表现与他人的过往成就进行比较。正是通过这些学习经历,优质体育教育 (QPE)能够让学习者接触到清晰一致的价值观,并通过参与和表现来强化亲社会行为。(2015,第14页)

高质量的体育教育要素被重新确立为新旧术语“体育素养”的关键特征。理查兹在文献中指出的共同主题是:“体育素养是一个终身过程,基本运动技能的习得(能力)是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它包含了促进自信运动的知识、态度和动机”(2016,第1页)。

Lounsbery 和 McKenzie (2015, pp. 143–144) 提醒人们注意体能素养的使用,因为它被认为是对已经不明确的学习领域的补充。

“体能素养”一词被美国国家K-12体育标准采纳,但并未事先广泛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或进行市场调研。迄今为止,采纳该术语的理由普遍认为,它有助于提升体育专业的地位,因为它能提高体育教育的清晰度,并与当前的通识教育趋势保持一致。

我们完全同意体育教育需要明确定义。然而,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表明使用和推广“体能素养”这一术语会有所帮助。目前关于体能素养的同行评审出版物寥寥无几,而且这些出版物均缺乏数据支持。

关于体能素养 (PL)的出版物通常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和部门制作,而这些机构和部门并非总是与教育相关。在澳大利亚,关于体能素养的文献有限,主要由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 (Richards, 2016)和国家体育研究所出版。同样,在英国,青年体育信托基金制定了小学体能素养框架。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的“健康积极生活与肥胖研究小组”,该小组被认为是体能素养评估领域的领导者 (Corbin, 2016)。“肥胖”和“评估”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一句话中,可能暗示着一种健康话语。这种健康话语根植于“身体作为客体”的理念之中。这种理念与体能素养 (高质量体育教育)所倡导的一切都截然相反,这表明“体能素养”一词对不同的机构而言具有不同的含义。

过去,政府、企业和媒体曾利用儿童肥胖问题来指责家长和学校 (Gard & Wright, 2001)。这符合“健康主义”意识形态;“健康主义”是一种“认为健康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和自律轻松实现的信念,其主要目的是控制身体的大小和形状”(Crawford, 1980,第366页)。Gard和Wright (2001)认为,“体育教育中对肥胖问题的盲目接受会加剧人们对身体的焦虑”(第535页),这也与PL有关。

2.3. HPE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理想之选

与美国类似,加拿大也采用了整体性的健康与体育教育理念 (Kilborn等人, 2016)。威尔士也引入了健康福祉的概念,并“更加重视跨学科联系”(Griggs, 2012,第4页)。在苏格兰,健康与福祉涵盖:体育教育、体育活动和运动;心理、情感、社交和身体健康;规划选择和变化;饮食与健康;药物滥用;以及人际关系、性健康和为人父母 (Griggs, 2012)。其他

新西兰等国家将“健康与体育教育”列为重点学习领域,新加坡则将“体育教育”融入其中,并将健康教育融入其中。

在澳大利亚,自 1901 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八个州和领地分别正式负责教育事务 (Braithwaite, 1994; Lynch, 2014)。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也相同。然而,近年来,为了构建国家课程体系,印度经历了两次国家课程改革,分别在1994年和2013年。1994年,关键学习领域的名称正式从“体育教育”改为“健康与体育教育”,并采用了整体性的社会文化方法。索普 (Thorpe)认为,这一时期受到了“危机”话语的影响 (2003),而这种话语被认为具有文化意义 (Tinning & Fitzclarence, 1992)。索普解释说,“‘危机中的体育教育’指的是体育教育的政治化……以及在一个对负责教育管理的机构信任度不断下降的社会中,如何有效地开展工作”(第147页)。

整体性 HPE 文献的数量表明,澳大利亚在 HPE 命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澳大利亚近期发布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 (2013)》与1994年的《健康与体育教育国家声明与概况》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项课程改革都采用了整体性的社会文化视角,并且都由各州和领地负责实施。因此,“尽管社会文化视角的采纳是全国性的,但这一视角在各州和领地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实施中的渗透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Lynch, 2014,第6页)。尽管澳大利亚官方自1994年起就正式将“健康、体育与体育”(HPE)作为学习领域进行命名,并大力倡导,但一些澳大利亚从业者 (以及直到最近一些州)仍然称自己为体育教师,而非健康、体育与体育教师 (Brooks & DinanThompson, 2015; Lynch, 2014,2015a)。研究发现,这主要是由于职前教师的培养不足 (Lynch, 2015b)以及学校内部的管理和实施障碍 (Cliff等, 2009; Lynch, 2015a)。文献建议将健康、体育与体育课程相结合 (Cliff等, 2009),而近期在小学开展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健康、体育与体育领导力、清晰的沟通以及“全校参与”的方法,可以实现健康、体育与体育的有效实施 (Lynch, 2015a)。然而,文献确实暗示,在某种程度上,HPE 的理想在实践中已经失败了 (Lynch, 2015a; Tinning, 2009)。

采用社会文化视角意义重大,因为它与西雅图公立学校“体育教育”政策 (第2185号)中提及的整体性健康、体育和环境教育 (HPE)理念密切相关。该政策旨在“营造一个促进学生健康、福祉和学习能力,并减少教育和健康差距的学校环境”(2014,第1页)。社会文化视角承认“学习会因家庭和社区经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Arthur.Beecher.Death.Dockett和Farmer, 2015,第210页)。这种学习方法认识到,学生的身心健康会受到各种生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Dann, 1999)。在昆士兰州,“课程大纲秉持社会文化视角,认为社会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社会学和历史等学科与解剖学、生理学和生物力学等生物物理科学并驾齐驱,共同构成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这一学习领域”(Macdonald.Glasby 和 Carlson, 2000,第 6 页)。健康与体育教育以多元化、公平和支持性环境等社会正义原则为基础,指导课程设计和实施。此外,该课程旨在为所有学生提供最大的教育机会,帮助他们就自身健康和福祉做出明智的决定 (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 (QSCC), 1999)。

迪肯大学学科专家克里斯·希基教授近期对澳大利亚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进行了评估,并指出“新的澳大利亚课程并非对教师现有知识和实践的彻底改革,但它确实有可能挑战并更新该领域一些长期存在的理论基础”(澳大利亚政府, 2014,第205页)。表1阐述了这一评估,其中列出了2013年澳大利亚国家课程框架与昆士兰州1999年课程大纲 (该大纲源自1994年国家声明和概况)之间的相似课程概念。

表 1. HPE 课程文件中的类似概念 (Lynch,2015a,第 7 页)	
HPE框架	1999年昆士兰州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课程大纲
面向未来	未来展望
健康的校园环境	健康促进学校 (HPS)
通用能力	终身学习者的特质
跨学科优先事项	跨学科优先事项
侧重于教育目的	关注学习 了解学习者和学习 (成果)
基于优势	HPS课程、学校组织以及与家庭和社区服务的合作
批判性探究	探究式教学法 (以学习者为中心)
移动	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学习媒介
健康素养	终身养成健康促进行为

与美国将PL (专业学习)一词引入课程标准类似,由于PE (体育教育)、HPE (健康与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等术语容易混淆,澳大利亚最近在其HPE课程中引入了“健康素养”一词。该课程将HL (健康素养)定义为“有选择地获取和批判性地分析信息、利用社区服务和资源,并采取行动促进自身和他人的健康的能力”。健康素养一词源于“读写能力”的概念,其含义源于读写能力低下及其对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 (Lynch, 2016; Nutbeam, 2008)。“阅读、口头交流和计算能力欠佳的人不仅接触传统健康教育的机会较少,而且运用所接收信息的能力也较弱” (Nutbeam, 2008,第2077页)。在之前的课程改革 (1994 年)中,这被称为“终身健康促进行为”,对于教育工作者,特别是课堂上的教师来说,这可以被认为更明确。

与澳大利亚类似,英国也实行全国统一课程,但澳大利亚幅员辽阔 (与美国类似),这给各地区课程的一致性造成了诸多障碍。英国的国土面积小得多,其全国统一课程的实施似乎也更加一致。英格兰国家课程的关键学习领域是“体育教育” (2016a)。该学习领域的目的是:

高质量的体育课程能够激励所有学生在竞技体育和其他高强度体能活动中取得成功和卓越表现。它应该为学生提供机会,帮助他们建立身体自信,从而促进身心健康。

参与体育运动和其他活动的机会能够塑造性格,并有助于培养公平和尊重等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本课程提倡的是高质量体育 (简称“高质量体育”),而非个人学习 (与美国不同)。作为一项独立的学习领域,英格兰 (2016b)设有个人、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 (PSHE),并建议:

学校应酌情利用 PSHE 教育,在国家课程、基础学校课程和法定指导中已概述的法定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以下方面:毒品教育、金融教育、性与关系教育 (SRE) 以及体育活动和饮食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因此,PSHE并非强制性课程,学校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实施这些指导方针。由于PSHE是选修课,英国似乎利用体能素养 (PL)填补了“儿童全面健康发展”理念的空白,正如Corbin (2016,第15页)所指出的,“英格兰、加拿大和威尔士被列为拥有最完善的体能素养计划的国家”。

在英国,怀特海德因其在体能素养运动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甚至被朱尔巴拉 (2015)和柯克 (2013)誉为先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怀特海德的著作《贯穿一生的体能素养》 (2010)因其对体能素养、体能素养倾向和理念的阐述而备受赞誉 (柯克, 2013) 。柯克盛赞此书似乎填补了英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他承认,体育教育的理念 “一直是教育哲学,或者至少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英国流行的分析哲学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2013,第974页)。怀特海德认为,“体能素养可以被描述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保持体育活动的动机、自信、身体能力、知识和理解”(怀特海德, 2010,第11页) 。这个定义更侧重于身体层面,而非整体层面。此外,尽管这本书引用了许多哲学文献,但在体育教育文献方面却较为有限,并且未能与国际优质体育教育的发展趋势建立联系。

3. 方法论

本研究旨在调查文献中提出的关于体育相关术语的不确定性和混淆问题是否也存在于实践者之中。这项解释主义研究置于建构主义范式之下。鉴于对体育领域的理解、清晰度和政策实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教师和学生 (Gardner & Williamson, 1999) ,这一理论框架最适合本研究。参与者分享了他们在各自背景下的经验和观点,这些经验和观点本身并无对错之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不同国家在课程、政策和体育术语的实施方面存在差异。

各州。

诠释性视角假定存在变化,并且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Glesne, 1999) 。它强调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Sarantakos, 1998) 。鉴于多年来影响实践教育 (PE)领域的各种话语、意识形态和哲学,这种视角最为恰当。关于实践者对实践教育术语的理解清晰度,预计会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重结果。这一假设基于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在 “定性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是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主要工具” (Merriam, 1998,第7页) 。

本次实证研究决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访谈 (表2) 。研究地点选在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样本量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各州拥有独立的教育课程政策管辖权,而且正如文献综述所指出的,似乎有许多术语被用来指代传统的 “体育教育” 。访谈是收集定性数据的常用方法 (Merriam, 1998) 。“标准的面对面访谈有很多种形式。问卷调查就是其中之一,受访者会收到书面问题,并被要求在方便的时候作答” (Bassey, 1999,第82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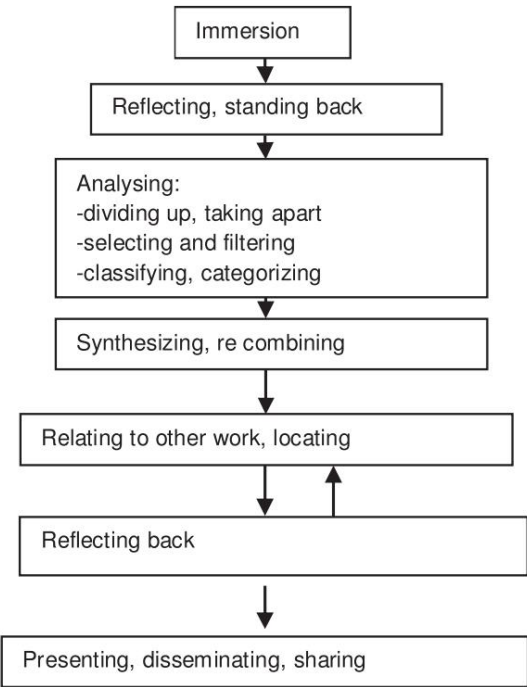
因此,考虑到研究问题,收集本样本数据的最合适方法是问卷调查 (Kumar, 2005) 。开放式问题的非正式访谈结构被认为是灵活、探索性的,更像是一场对话 (Merriam, 1998) ,它允许 “每个受访者以独特的方式定义世界” (Merriam, 1998,第74页) 。

参与者被问及有关体育教育术语的开放式问题,受访者用自己的语言记录答案,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 (Kumar, 2005,第 132页) 。

表2. 选择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框架	
认识论	建构主义
理论视角	解释主义
研究方法	访谈/问卷调查
数据生成方法	开放式问题

图 1. 理解定性数据的一般阶段。

资料来源:Wellington (2000 年,第 141 页)。



提出开放式问题的其他好处是:参与者回答了相同的问题,从而提高了回答的可比性,减少了面试官的影响 (Patton, 1990)。

此外,考虑到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及研究对象“分散在广阔的地理区域”(Kumar, 2005,第127页),这种方法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体育教育从业者通常书面表达能力强,而且工作非常繁忙,这是不言而喻的。收集到的数据采用Wellington (2000)简化的“定性数据分析恒定比较法”(图1)进行分析。

关于这一命名规范问题,SHAPE America 在其在线交流平台 Exchange 上发布了一个讨论主题.Exchange 是一个现代化的在线平台,SHAPE America 的会员们使用该平台分享想法和见解、讨论主题、进行交流并获取资源。该问题如下:

我们能否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组合来推广,还是会以牺牲健康教育或体育教育为代价?

表3. 数据编码	
开放式问题文字稿问:我们能否	编码
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组合来推广,还是会以牺牲健康或体育教育为代价?	· 健康与体育教育的联系 · 单独开设健康课 · 体育课单独授课 · 初任教师教育的影响 · 健身优先 · 健康主义话语 · 健康主义意识形态
P:在我看来,健康和体育一直并将永远是紧密相连的。它们绝不应该被视为独立的学科领域;即使它们在不同的课时教授。我毕业的大学已经将这种理念深深地融入到我的教师思维中。	
他们只提供健康与健身学位;他们不将这些科目分开,我也不这样做。	

图 2. 生成主题的描述和数据分析。

Process of Analysis

Research Question: *Can we promote HPE as a strong combination or will it be at the expense of either Health or Physical Education?*

STAGE 1 *Data Generation, display and reflection.*

Participants	Data Generating Strategies
SHAPE America members; five elementary/primary teachers, one middle school teacher, one secondary teacher and two educationalists.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 open-ended question.

STAGE 2 *Data coding and distillation.* Themes from data gathered.

-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HPE) as one learning area - Health Education - Physical Education (PE) - Separation of subjects - Allocation of teaching time -National SHAPE America PE standards - 'Physical literate' as choice of term in teaching standards - Teacher overload - Space limitations - Whole child/ holistic HPE ideal -Connected curriculum/ integration - Mandated time requirement - Financial restraints - Teacher qualifications - Teacher preparation -Leadership - Collaboration/partnerships - Whole school - Community - Health dimensions - Essential Academic Learning Requirements (EALR) - Job titles - Health & PE connection - Separate class for Health - Separate class for PE - Influence of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ITE) - Fitness priority - Healthism discourse - Healthism ideology
--

STAGE 3 *Generation of key themes.* Data themes from stage 2 categorised.

- School structure for PE/ HPE implementation - Different PE related terminology - Modern day PE discourses - Modern day ideologies - Curriculum policy - Whole child - Body as object -Barriers to PE implementation - integration

STAGE 4 *Story report and conclusions*

Within the PE field in the US states it appears that time was the major barrier for teachers in relation to implementation of HPE. Some schools lacked either Health or PE curriculum policy guidelines and it was common practice for Health and PE to be segregated (and PE to be given priority). The main terms discussed were PE and HPE. The third term mentioned was Physical Literacy (PL) which was written into the standards for PE. This clarified that PL was a view of PE rather than a separate concept. PE was often discussed as though it represented only the physical dimension. HPE was referred to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child and all health dimensions. Some teachers shared integration as a key strategy to achieving holistic HPE child development. However, most practitioners demonstrated a concoction of paradoxical terms, discourses, ideologies and philosophies. There were cases where teachers indicated discourses and ideologies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body as object' (dualism) philosophy rather than 'holistic' (monism) philosophy. Examples included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elitist and healthist ideologies. In conclus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evolving PE discourses and ideologies continue to be identified and labelled within PE, rather than becoming a new concept. The premise for this is to limit practitioner confusion and enable global PE unity.

文献综述中提出的基本问题以及为分析提供指导的问题包括：

- PE/HPE实施的结构是怎样的？
- 从业人员如何区分 PE 术语？
- 现代体育教育中存在哪些论述和意识形态？

为了避免参与者的评论与教师/SHAPE America成员的身份关联,我们使用了化名.因此,本研究确保了参与者和学校/机构的匿名性,从而保护了他们的隐私.虽然没有披露具体日期,但会注明地区以体现人口代表性.所有九位回答问题的教师都参与了研究。

问题被选为参与者,他们代表了全国各地的不同地区;五名小学教师、一名初中教师、一名高中教师和两名教育工作者。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采用编码系统生成了关键主题。表3展示了一位参与者的编码文本副本。为了回答研究问题,我们构建了意义单元,并对其进行了编码,然后与其他相似单元进行分类。分析过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审计追踪,并在图2中以图表形式呈现。分析过程的详细结果描述见“结果与讨论”部分。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来自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一位小学教师,我们姑且称他为罗伯特,分享道:“我认为现在它们并非彼此独立”,并建议道:“如果时间不是问题,将两者结合起来是明智之举,因为它们并非相互独立。”这体现了整体性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的理念,但罗伯特补充道:“最大的问题是时间。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教授体育课的标准内容。我们该如何将健康标准添加到已经不堪重负的课程中呢?”这表明,在实践中,体育和健康标准往往是分开实施的,因此HPE的理想状态并未实现。同样来自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一所小学的教师丽贝卡评论道:“我喜欢将HPE作为一个整体学习领域的理念。我坚信应该培养‘全人教育’,并努力将健康教育的各个方面融入到我的小学教学中。我们学区没有体育课程,我们都是各自摸索着来。”丽贝卡表示她重视健康,但这似乎是以牺牲体育锻炼为代价的。

另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小学教师凯特不同意将健康教育和体育教育合并为一个学习领域;她再次指出,时间是实践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如果将健康标准添加到现有的体育教育标准中,大多数学校系统会忽视教授这些标准所需的额外时间,这将对这两个学科领域造成极大的不公,同时也会减少每周实际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

阿拉斯加的一位小学教师菲奥娜表示,即使有两名合格的教师和90分钟的体育课,时间仍然是一个障碍:

我的学生每周有90分钟的体育课,我几乎无法在一年的时间里把我想让他们学到的所有内容都安排进去。标准1和标准2主要针对体育,其他标准则涵盖体育和健康教育。我很庆幸有一位资深的老师用她自己的课程教授健康教育。有时我们的课程内容会有重叠,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各自使用独立的课程,这样我们的学生就能兼顾两者的优势。

菲奥娜介绍了“体能素养”,该素养已被列入阿拉斯加州和美国国家SHAPE标准。然而,体育和健康是分开的。

来自纽约(东海岸)的露丝解释了她的情況:“在我们公立学区,体育老师和健康老师是分开的职位名称。”然而,露丝在实践中体现了整体健康理念:“很多体育老师,包括我自己,都会把很多健康相关的知识融入到课程中(比如营养、烟草使用、安全、身体机能、卫生等等)。”露丝显然认同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的理念,正如她所说:“我赞同这种整体健康教育方法,我自己也是它的倡导者。”此外,她还举例说明了课程衔接:“这些概念以及更多内容,都可以轻松地融入到各种游戏和活动中。很多体育老师也在使用符合大脑发育规律的教学方法(有些老师甚至被要求这样做),尤其是在英语语言艺术和数学方面。”纽约的政策是“幼儿园到三年级的学生每天都要上体育课,四到六年级的学生每周至少上三次体育课……但真正遵守这一规定的学区屈指可数……由于财政和场地限制,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时间再次被认为是主要障碍;“设立一个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职位,虽然或许是个好主意,但对于与学生相处时间有限的体育教师来说,可能会造成沉重的负担。适当的培训必不可少,因为大多数体育专业学生除非是体育教师,否则并不真正关注健康教育。”

他们正在努力争取获得单独的认证。纽约州没有强制性的健康课程,“在小学阶段,这项负担通常落在那些已经事务繁忙、且几乎没有接受过健康相关培训的学科教师身上”。

一位来自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学者(副教授)倡导继续推进全面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理念,并举例说明了该理念的实践应用。他描述了一个示范项目:“我们完全有能力成为学校/社区在‘健康、积极生活’方面的领导者,不仅是这项协调课程工作的主导教师,而且还将作为‘顾问’、‘合作者’和‘倡导者/推广者’,支持所有有助于生活方式发展的因素。”显而易见的问题正如其他教师所提出的那样:时间。

“构建能够改变家庭、学校和社区文化的框架是否需要时间、精力和投入?是的,当然需要!”

在圣路易斯县学区为期三年的 PEP 拨款计划期间,该学区的健康和体育教育协调员设计了一个学区健康委员会,积极支持和推广任何学区都应该努力实施的计划的所有要素。

这个例子确实需要一笔财政拨款,但并非所有学校都能获得这笔拨款。

来自美国中部伊利诺伊州的教育家露西分享道:“文章的研究结果证实,小学需要专业发展和专家,才能有效地开展体育和健康教育课程。”目前,该州的科学论述似乎是:“幼儿园至五年级的健康教育可以由班主任教授。六年级至十二年级的健康教育必须由高素质的体育教师或拥有健康教育资质的其他学科(例如科学)的教师教授。”然而,尽管学校将健康和体育课程分开设置,露西也探讨了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的理念及其融合:“课程的成功取决于那些愿意将健康概念和技能融入教学内容的教师。小学体育教师可以在讲解体育的意义时融入健康概念。”

来自美国西北海岸华盛顿的中学教师巴里支持全面健康教育(HPE):我同意你对全面健康的立场。学生们必须明白,健康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心理/情绪健康和社交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未来人生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与华盛顿的说法相符,“这些领域的标准已经合并多年”。

然而,巴里提到了体育和健康方面的标准;“我们称这些标准为‘健康与体能基本学术学习要求’(EALRs)” 。巴里确认他并不将这些学科分开,并提倡设立健康与体能专业的大学学位,以便教授健康和体育课程。

这里使用“健身”而非“体育”,这表明存在一种健康主义理念的影响,这种理念通常与健身和体能测试联系在一起。巴里分享了课程结构:“虽然我们单独开设了一门健康课,但健康理念也融入了我们的体育课程中。我们学区目前采用‘五项生活准则’课程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我看来,健康与体育一直并将永远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绝不应该被视为独立的学科领域;即便它们在不同的课时教授。我毕业的大学也让我从小就秉持着这种理念,并将其融入到我的教学思维中。他们只提供健康与健身学位;他们不将这些学科分开,我也不例外。

来自马里兰州(美国东部)的一位中学体育教师理查德,作为健康与体育教育的专家,在帖子中总结道:“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倡导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并保证每年60小时的健康教育。我们有一个重点,但它不是健康或体育,而是孩子的全面发展。”

4.1. PE/HPE 实施的结构是什么？

在美国各州的体育教育领域,时间似乎是教师面临的主要障碍。正如罗伯特所说:“最大的问题是时间。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教授体育课程标准。”

“我们该如何给一个已经不堪重负的项目增加健康标准呢?”其他障碍包括缺乏健康课程 (Ruth)或体育课程 (Rebecca) ,以及缺乏专业发展 (Lucy) 。这通常导致体育课被优先考虑,但正如来自华盛顿的Rebecca所说,有时健康课的教学是以牺牲体育课为代价的。Kate表示,由于实际困难,她对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的理念持怀疑态度。普遍的反馈是,在“健康”和“体育”方面,各州的课程、班级甚至教师往往是分开的。另一个障碍是教师培训,正如Ruth所说:“设立一个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的职位,虽然可能是个好主意,但对于大多数情况下与学生相处时间有限的体育老师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负担。”适当的培训至关重要,因为大多数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除非是为了获得单独的认证,否则并不真正关注健康。一位大学学者推广的校本项目得到了研究经费的支持,这通常能够提供必要的时间。然而,他确实提倡健康与体育教育的领导力,采用清晰的沟通方式,并以“全校参与”的方法为基础 (Lynch, 2015a) 。

4.2. 从业人员如何区分 PE 术语？

讨论的主要术语是体育教育 (PE)和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提到的第三个术语是身体素质 (PL) ,它被写入了体育教育的标准中。这澄清了身体素质是体育教育的一种视角,而非一个独立的概念。体育教育通常被认为仅代表身体层面。健康与体育教育则被认为是儿童全面发展和所有健康维度的体现。因此,体育教育和健康与体育教育被认为是不同的概念。正如理查德总结的那样:“我们只有一个关注点,但它不是健康或体育教育,而是儿童的全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教育似乎确实被局限于代表身体层面,这可能与“身体作为客体”的哲学有关,而这种哲学本身就包含着一些有问题的论述和意识形态 (Kirk, 1993) 。

雅典人和罗马人将体育教育置于“整体性”理念的框架下进行理解,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协会 (ICHPER-SD)等组织也秉持着同样的理念。尽管露丝和露西的职称不同,分别是健康教师和体育教师,但她们对“整体性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这一概念及其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却有着深刻的理解。她们 (以及巴里)都谈到了课程的衔接或整合,这在社会文化视角下已被推荐 (Cliff等人, 2009) 。然而,大多数实践者却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混合体,充斥着各种术语、话语、意识形态和哲学理念。

4.3. 现代体育教育中存在哪些话语和意识形态？

来自美国各州和地区的教育工作者的回复,有助于他们对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的整体方法形成相似的理解。尽管体育标准中明确使用了“优质体育” (PL)一词,但仍有一些教师指出,他们所采用的教学理念和意识形态与“身体作为客体” (二元论)哲学而非“整体” (一元论)哲学相关。

例如,露西在讨论体育教师或科学教师必须修读健康课程是否符合高素质教师的资格时,就采用了科学论述的方式。巴里则断言:“在我看来,健康和体育一直并将永远是紧密相连的。它们绝不应该被视为独立的学科领域;即使它们在不同的课时教授。”然而,巴里也提到了大学里与精英主义和“健康至上”理念相关的健康与健身学位。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论述和意识形态与“身体作为客体” (二元论)哲学相伴而生,并且像博雷利那样,将人体比作机器。不断演变的体育教育论述和意识形态应该继续在体育教育的框架内进行识别和归类,而不是成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从业者的困惑,并促进全球体育教育的统一。

5. 结论

本研究收集了从业人员的实证数据,以调查他们对体育教育各种名称的看法以及这些名称在实践中的应用。数据分析采用了惠灵顿 (Wellington,2000)简化的“定性数据分析恒定比较法” (图1) 。如今,体育教育 (PE)和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以及程度较轻的“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等术语经常被提及。

这些术语经常被互换使用。数据显示,如果使用传统术语“PE”(体育教育)而不提及健康、HPE(健康体育教育)或PL(身体实践),那么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它都体现了一种“身体即客体”的理念。因此,尽管PE传统上代表着能够提升健康各个维度的身体活动,但数据和文献表明,对于从业者而言,它不再具有这种含义。它仅仅代表身体层面,甚至暗示着它带有低质量的含义。这似乎是由于使用多个标签来指代PE而直接导致的。

数据显示,从业者感到困惑。这对未来的实践意义重大,表明人们对“体育教育”的真正含义存在并将继续感到困惑(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与舞蹈理事会(ICHPER-SD), 2016)。柯克建议教育工作者“从过去汲取经验教训,以应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Hickey等, 2014,第184页)。本文对过去和现在进行了调查,并得出结论:传统的体育教育分类体系受到了新术语引入的影响。这令人担忧,因为除非在全球范围内努力实现术语的一致性,否则未来“体育教育”一词可能会仅仅与负面的、片面的含义联系在一起。

历史上,体育教育(PE)和整体健康体育教育(HPE)代表着不同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论述和意识形态,而有时它们又共享着相同的理念。整体健康体育教育理念自古雅典和古罗马时期就已存在并不断发展,在中世纪教会的重要人物以及意大利教育家维托里诺·达·费尔特雷(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的倡导下,他提倡“身心合一的理想公民”。值得注意的是,整体健康体育教育理念传统上一直被称为“体育教育”。这种情况在现代世界仍然存在,例如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官方名称已正式使用“整体健康体育教育”(HPE)超过20年,但一些从业者和权威人士仍然使用“体育教育”(PE)一词(Brooks & DinanThompson, 2015; Lynch, 2014,2015a)。整体性理念已被ICHPER-SD等组织所倡导;“健康、体育和娱乐是密切相关且相互依存的领域,应为了社区的最大利益而进行协调”(国际健康、体育与娱乐理事会(ICHPER), 1971年,第189页)。这些决议为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的课程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些发展也已得以实现。

时间、准备和基础设施似乎是教师实现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理想时面临的巨大挑战。从隐性的整体性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当时使用“体育教育”一词)到显性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术语的转变,给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困惑。这种困惑源于学习领域的角色(和内容),数据显示,人们对学习领域角色(和内容)的认知显著增强。因此,教师的角色也显著增强,以至于体育/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教师以及学习领域的主要职责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来自美国各地教育工作者的评论表明,尽管许多人倡导这一理想,但身处教育一线的教师们却发现,理解、管理和实践整体性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并非易事。

培养全面发展的孩子历来是整个学校的使命,当考虑到学习的各个方面、学习领域、课外活动和社区联系时,这是现实的。

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于明确体育/健康与体育教师能够教授和有效教授哪些内容是切实可行的。高质量的体育/健康与体育教学,或称“高质量的教学方式”,已被推荐为实施体育教育以提升学生健康各个方面的理想教学方法(Lynch, 2015c,第217页)。英国提供了一个清晰且可行的课程模式,但明确规定体育教育仅限于在校期间。这与其他地区的做法并不一致(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与舞蹈理事会(ICHPER-SD), 2016),因此“PL”(个人学习)一词被重新引入(Whitehead, 2010)。“PL”这一术语填补了英国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哲学空白,并且由于缺乏某些健康和福祉的整体维度,近年来该术语广受欢迎。虽然怀特海提倡从“二元论”向“一元论”的哲学转变,但之前的文献将这一概念称为(1)将身体视为客体;以及(2)将人视为整体的观点;包括身体、心灵、精神和福祉。

这项研究发现,PL (物理生命科学)加剧了国际从业者之间的困惑。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1) 与 HPE (健康、体育和运动教育)相比,PL 的定义侧重于单一维度 物理层面,这模糊了其宣称的哲学转变:从二元论到一元论;(2) PL 尚未被纳入国际体育教育领域或该学科的知识体系。怀特海德的著作中关于体育教育的文献和研究极其有限。也就是说,它没有提及高质量的体育教育(新体育教育),也没有提及 Pangrazi、Alderman 和 Beighle 等学者。如果 PL 要持续发展,就必须承认高质量的体育教育文献,但这又会进一步加剧从业者的困惑。

尽管学术界可以为命名和实施问题提供理论解答,但实际可行的证据却十分匮乏。该领域目前存在诸多混乱,亟需澄清。当“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等术语被引入教育领域时,由于它们不如之前被取代的概念(例如“终身健康促进行为”和“优质体育教育”)那样易于理解,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鉴于世界各地众多一线教师都负责体育教育的实施,澄清的必要性更加凸显。正如社会文化视角所倡导的那样,背景至关重要,但在当今时代,在讨论命名问题以及全球体育教育体系可能受到的影响时,也必须考虑全球因素。

总之,体育教育(PE)、健康与体育教育(HPE)(以及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的命名未来需要回归最初的体育教育(PE)或健康与体育教育(HPE),但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明确其具体含义。要实现全面的健康与体育教育,学生首先必须接受“体能教育”。也就是说,学习领域应该是“健康与体育教育”,而不是“健康与精神教育”或“健康与情感教育”。因此,体育教育(PE)为所有体育和健康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考起点,强烈建议“优质体育教育”(quality PE)作为国际通用术语。国际体育与健康教育协会(ICHPER-SD)、美国体育与健康教育协会(SHAPE America)、国际体育教育协会(AfPE)、国际体育与健康教育协会(ACHPER)和新西兰体育教育协会(PENZ)等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倡导和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似乎缺乏研究或历史文献的支持,而且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适得其反。除了英国(体能素养似乎正在填补教育“福祉”方面的空白)之外,这些术语通常由非教育专业人士提出。索普警告说,政府干预和“人们对负责教育管理的机构的信任度下降”(2003,第147页)提醒教育工作者,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改善体育教育不仅仅是重新贴标签那么简单。此外,科尔宾以及朗斯伯里和麦肯齐提出的警告也需要再次强调。如果教师们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还不够困难的话,那么当从业者们真正理解了这些术语的含义之后,多个术语代表同一概念只会让他们更加困惑。“向公众灌输大量不同但又相关的术语,似乎会让普通大众和专业人士感到困惑”(Corbin, 2016,第19页)。体育教育始终是实现健康与体育教育(HPE)中整体健康的核心,而要实现整体健康与体育教育,我们需要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而不是像目前术语使用情况那样,以更多的资源做更少的事。

资金
作者并未获得任何直接的研究经费。

作者详情
蒂莫西·林奇1
电子邮件: timothy.lynch@plymouth.ac.uk
ORCID ID: <http://orcid.org/0000-0002-7096-541X>
格雷戈里·J·苏库普2
电子邮箱: soukup@uiwtx.edu
1英国德文郡普利茅斯PL48AA,普利茅斯大学普利茅斯教育学院。
2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圣道大学护理与健康职业学院,邮编 78209。

引用信息
引用本文为:“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全球命名混乱,Timothy Lynch & Gregory J. Soukup, Cogent Education (2016) , 3:1217820。

封面图片
来源:作者。

参考
Alderman, B., Beighle, A., & Pangrazi, R. (2006). 提高体育教育中的运动动机。
《体育、娱乐与舞蹈杂志》,77,41-51.doi : 10.1080/07303084.2006.10597828

Arthur, L.,Beecher, B.,Death, E.,Dockett, S. 和 Farmer, S.
(2015) 。《幼儿教育机构的规划与设计》(第6版)。南墨尔本 :Cengage Learning。
体育教育协会。(2015)。健康立场
论文。摘自 AfPE 网站: http://www.afpe.org.uk/images/stories/afPE_Health_Position_Paper_Web_Version.pdf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管理局。
(2012) 。澳大利亚课程体系的形成:健康与体育教育。悉尼:作者。

澳大利亚政府。(2014)。澳大利亚课程审查最终报告。堪培拉:作者。

Bassey, M. (1999) 。教育环境中的案例研究。
白金汉:开放大学出版社。
Boss, S. (2000) 。体育课复兴。在 “新体育课”中,每个孩子都能成功,而不仅仅是运动健将。《西北教育杂志》, 6,14-21。

Braithwaite, RJ (1994) 。课程治理
澳大利亚,1981-1991 年。《课程研究杂志》,26,541-552。

<http://dx.doi.org/10.1080/0022027940260505>

布罗克霍夫,J. (1972) 。体育教育与物化
身体。体操, 4,4-11。

Brooks, C. 和 DinanThompson, M. (2015) 。内部性和
局外人:一位小学体育专业教师的自传民族志。《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21,325-339。

<http://dx.doi.org/10.1177/1356336X14568126>

Cliff, K., Wright, J., & Clarke, D. (2009) 。什么是
“社会文化视角”在健康与体育教育中意味着什么?见 M. Dinan-
Thompson (编),健康与体育教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课程问题(第
165-182 页)。南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社。

Colquhoun, D. (1991) 。基于健康的体育、健康主义意识形态和受害者有罪论。
《体育教育评论》, 14, 5-13。

科尔昆,D. (1992) 。技术官僚理性与
体育课程的医学化。
体育教育评论,15,5-1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014) 。福祉与自我保健情况说明书。检索自http://www.responseability.org/_data/assets/pdf_file/0011/10541/Wellbeing-and-self-care-Final.pdf

Corbin, C. (2016) 。体能素养对研究和实践的影响:评论。《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87,
14-27。

<http://dx.doi.org/10.1080/02701367.2016.1124722>

克劳福德,R. (1980) 。健康主义与医疗化
日常生活。《国际健康服务杂志》,10,365-388。

<http://dx.doi.org/10.2190/3H2H-3XJN-3KAY-G9NY>

Dann, M. (1999年5月6日)。昆士兰州新的卫生和
体育课程大纲研讨会。小学网络日。论文发表于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教师在
在职培训,布里斯班。

英国教育部。(2016a) 。国家课程
英格兰:体育教育课程设置。检索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英国国家课程体育教育学习计划/英国国家课程体育教育学习计划#第一阶段>

英国教育部。(2016b) 。个人、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指南。检索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

个人社会健康与经济教育/
个人社会健康经济-PSHE-教育

Dinan-Thompson, M. (编)。(2009) 。健康与身体
教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课程面临的问题。南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分社。

Duncan, R. 和 Watson, H. (1960) 。体育教育导论。纽约州纽约市:Ronald
Press。

Feeney, R. (1995) 。天主教视角:体育锻炼与
体育。利斯塔:阿奎那出版社。

Gard, M. 和 Wright, J. (2001) 。应对不确定性:肥胖
风险社会中的话语与体育教育。《哲学与教育研究》,20,535-549。

<http://dx.doi.org/10.1023/A:1012238617836>

Gardner, C. 和 Williamson, J. (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 。
杯与唇之间有很多失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实施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

在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墨尔本。

Glesne, C. (1999) 。成为质性研究者:入门指南。悉尼:Addison Wesley
Longman 出版社。

Griggs, G. (2012) 。小学体育教育导论。
牛津:劳特利奇出版社。

Griggs, G. (2015) 。理解小学体育教育。
牛津:劳特利奇出版社。

希基,C. (1995) 。体育教育可以很 “身体性”吗?
教育?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2,4-7。
Hickey, C.,Kirk, D.,Macdonald, D. 和 Penney, D. (2014) 。
三维课程改革:专家小组讨论澳大利亚新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课程。
《亚太健康、运动和体育教育杂志》, 5,181-192。

<http://dx.doi.org/10.1080/18377122.2014.911057>

Hircock, B. (1988) 。ICHPER 的历史。物理杂志
教育与舞蹈,59,73。

国际健康、体育与健康理事会
休闲。(1971) 。第十三届国际健康、体育和休闲理事会国际大会。
载于《第十三届国际健康、体育和休闲理事会国际大会论文集》,澳
大利亚悉尼,1970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3 日 (第 13 届国际
健康、体育和休闲理事会国际大会论文集)。
2-189) 。华盛顿特区:国际健康、体育和娱乐理事会。

国际健康、体育教育理事会
休闲、运动和舞蹈。(2016) 。ICHPER -SD 大洋洲区域任务。检索自 ICHPER-
SD 网站: <http://www.ichpersd-oceania.org/>

Jurbala, P. (2015) 。什么是真正的体能素养? Quest, 67, 367-383。

<http://dx.doi.org/10.1080/00336297.2015.1084341>

Kane, J. (1989) 。国际健康、体育理事会
教育与娱乐 (ICHPER) 。国际教育评论,35,107。

<http://dx.doi.org/10.1007/BF00597692>

Kilborn, M.,Lorusso, J. 和 Francis, N. (2016) 。一项分析
加拿大体育教育课程。欧洲体育教育评论,22,23-46。

<http://dx.doi.org/10.1177/1356336X15586909>

Kirk, D. (1992) 。体育教育、话语和意识形态:揭示隐性课程。Quest, 44,35-56。

<http://dx.doi.org/10.1080/00336297.1992.10484040>

Kirk, D. (1993) 。身体教育与文化 专著。
吉朗:迪肯大学出版社。

Kirk, D. (2013) 。体育教育中的教育价值和基于模型。《教育哲学与理
论》, 45, 973-986。

<http://dx.doi.org/10.1080/00131857.2013.785352>

Kirk, D. 和 Macdonald, D. (1998) 。体育活动
职业发展历程:团结、多样性与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委员会 1970-
1997。体育传统:澳大利亚体育史学会期刊,15,3-24。

Kirk, D. 和 Twigg, K. (1993) 。澳大利亚学校体育训练的军事化:初级学员训练计划
的兴衰,1911-1931 年。《教育史》,

22, 319-414。

Kumar, R. (2005) 。研究方法论 (第2版) 。Frenchs出版社
森林:培生教育集团。

Lounsbery, M. 和 McKenzie, T. (2015).身体读写能力和
体育锻炼:玫瑰换个名字也一样?运动与健康科学杂志, 4,139-144。

<http://dx.doi.org/10.1016/j.jshs.2015.02.002>

Lynch, T. (2004).天主教教育视角下的学校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的重要性。
ACHPER健康生活杂志,51,7-11。

Lynch, T. (2005).对学校应对措施的评估
昆士兰州 1999 年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课程大纲及政策发展在布里斯班三
所天主教小学中的引入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布里斯班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
学。

Lynch, T. (2013).澳大利亚政府主要调查结果摘要报告 如何才能最好地
培养小学健康与体育教师?检索自[http://www.aitsl.edu.au/docs/](http://www.aitsl.edu.au/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lynch_2013_小学健康体育教育准备teachers.pdf?sfvrsn=4)

[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lynch_2013_小学健康体育教育准备teachers.pdf?sfvrsn=4](http://www.aitsl.edu.au/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lynch_2013_小学健康体育教育准备teachers.pdf?sfvrsn=4)

Lynch, T. (2014).澳大利亚课程改革 II:健康与体育教育。《欧洲体育教育评
论》, 20, 508–524。
<http://dx.doi.org/10.1177/1356336X14535166>

Lynch, T. (2015a).体育教师如何
成为一名健康与体育教师? 《体育教育与社会》 (2015年4月8日在线发
表) 。doi :10.1080/13573322.2015.1030383

Lynch, T. (2015b).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小学实施情况。《国际教育研究杂志》, 70,88-100,doi :10.1016/
j.ijer.2015.02.003

Lynch, T. (2015c). Investigating children s spiritual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HPE) learning
area in Australian school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54, 202–220. <http://dx.doi.org/10.1007/s10943-013-9802-2>

Lynch, 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伦敦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
伦出版社。doi:10.1007/978-3-319-31667-3

Macdonald, D., Glasby, T., & Carlson, T. (2000).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声明
和概况,ACHPER健康生活杂志 ,47,5-8。

McKenzie, T. 和 Lounsbery M. (2016).体能素养与玫瑰:莎士比亚会怎么说? 《体
育活动计划联盟关于体育活动与健康的评论》, 2. 摘自<http://www.physicalactivityplan.org/>
评论/麦肯齐.html

Mechikoff, R. 和 Estes, S. (编)。(2002) 。体育与体育教育的历史与哲学:从古代
文明到现代世界。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麦格劳·希尔出版社。

Merriam, S. (1998).定性研究与案例研究
教育应用 :根据教育案例研究修订和扩展。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 :Jossey-
Bass。

Nutbeam, D. (2008).健康素养概念的演变。
社会科学 & 医学 ,67,2072–2078。

Pangrazi, R. (2001).小学儿童动态体育教育 (第13版) 。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Allyn
& Bacon。

Patton, MQ (1990).定性评价和研究方法。伦敦 :Sage出版社。

Penney, D. (1998).在课程中定位和定义体育、运动和健康。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4,
117-126。

<http://dx.doi.org/10.1177/1356336X9800400203>

Phillips, M. 和 Roper, A. (2006).体育教育史。
D. Kirk,D. Macdonald 和 M. O Sullivan (编) , 《体育教育手册》 (第
123-140 页) 。伦敦 :Sage 出版社。http ://dx.doi.org/
10.4135/9781848608009
昆士兰州课程委员会。(1999) 。1至10年级健康与体育教育资源手册。布里斯
班 :昆士兰教育出版服务部。

Richards, R. (2016).体能素养与运动。堪培拉 :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

Robbins, G.,Powers, D. 和 Burgess, S. (2011) 。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 9
版) 。纽约州纽约市 :麦格劳·希尔出版社。
Sarantakos, S. (1998).社会研究。南亚拉 :澳大利亚麦克米伦教育出版社。

<http://dx.doi.org/10.1007/978-1-349-14884-4>

Scraton, S. (1990).性别与体育教育。吉朗 :迪肯大学出版社。

西雅图公立学校 (美国)。(2014) 。体育教育 (政策第2185号) 。华盛顿州西雅
图 :西雅图公立学校。

美国SHAPE协会。(2015年2月17日) 。交流,全部
成员论坛。检索自[http://community.
shapeamerica.org/communities/community-home/
digestviewer/viewthread?GroupId=241&MID=55
76&CommunityKey=da7be482-89fc-4dfb-afe3-
b1c5fc22607f&tab=digestviewer#bm0](http://community.shapeamerica.org/communities/community-home/digestviewer/viewthread?GroupId=241&MID=5576&CommunityKey=da7be482-89fc-4dfb-afe3-b1c5fc22607f&tab=digestviewer#bm0)

Thorpe, S. (2003).体育教育中的危机话语与
米歇尔·福柯的笑声。《体育、教育与社会》
8, 131–151。

<http://dx.doi.org/10.1080/13573320309253>

Tinning, R. (1990).意识形态与体育教育 :打开潘多拉魔盒。吉朗 :迪肯大学出版社。

Tinning, R. (2004).重新思考 HPE 教师的培养 :对知识、身份和思维方式的思考。
亚太教师教育杂志 ,32,241-253。
<http://dx.doi.org/10.1080/1359866042000295406>

Tinning, R. (2009).前言。载于 M. Dinan-Thompson (编),健康与体育教育 :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课程问题 (第 v–vii 页) 。南墨尔本 :牛津大学出版社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分社。

Tinning, R., & Fitzclarence, L. (1992).后现代青年文化与澳大利亚中学体育教育危
机。Quest , 44, 287–303。

<http://dx.doi.org/10.1080/00336297.1992.10484056>

Tinning, R., Kirk, D., & Evans, J. (1993).健康主义与
日常体育教育。迪肯大学, 《体育教育批判课程视角 读本》 (第
199-199 页) 。
77–94) 。吉朗 :迪肯印刷服务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组织。(2015) 。优质体育教育 :政策制定者指南。巴黎 :作者。

Wellington, J. (2000).教育研究 :当代问题和实践方法。伦敦 :Continuum出版
社。

Whipp, P. (2015).优质健康与体育教育 :
促进身心健康。《运动与锻炼医学开放期刊》, 1,111-113。

<http://dx.doi.org/10.17140/SEMOJ-1-117>

Whitehead, M. (2010).生命历程中的身体素质。伦敦 :Routledge。

杨迪 (2015) 。2015年特别备忘录
ICHPER-SD 论坛。弗吉尼亚州雷斯顿 :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与舞蹈理
事会 (ICHPER-SD)。

Zeigler, E. (编)。(1979) 。体育教育和运动史。
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 :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



© 2016 作者所有。本文为开放获取文章,遵循知识共享署名 (CC-BY)4.0 许可协议发布。

您可以自由地:

分享 以任何媒介或格式复制和重新分发材料

改编 对素材进行重新混音、改造和创作,用于任何目的,甚至商业用途。

只要你遵守许可条款,许可方就不能撤销这些自由。

根据以下条款:

署名 您必须给予适当的署名,提供指向许可协议的链接,并说明是否进行了修改。

您可以以任何合理的方式进行,但不得以任何暗示许可方认可您或您的使用的方式进行。

无其他限制

您不得使用任何法律条款或技术措施来限制他人行使许可允许的任何权利。

Cogent Education (ISSN:2331-186X)由 Cogent OA 出版,Cogent OA 是 Taylor & Francis Group 的一部分。

使用 Cogent OA 进行出版可确保:

- 文章发表后,所有人都可立即访问您的文章。
- 通过 Cogent OA 网站以及 Taylor & Francis Online,可获得极高的曝光度和可发现性。
- 文章的下载和引用统计数据
- 快速在线发布
- 向专家编辑和编辑委员会征求意见并与其进行对话
- 保留文章的完整版权
- 保证您的文章得到永久保存
- 为发展中国家的作者提供折扣和豁免

请将您的稿件提交至Cogent OA期刊,网址为www.CogentOA.com

